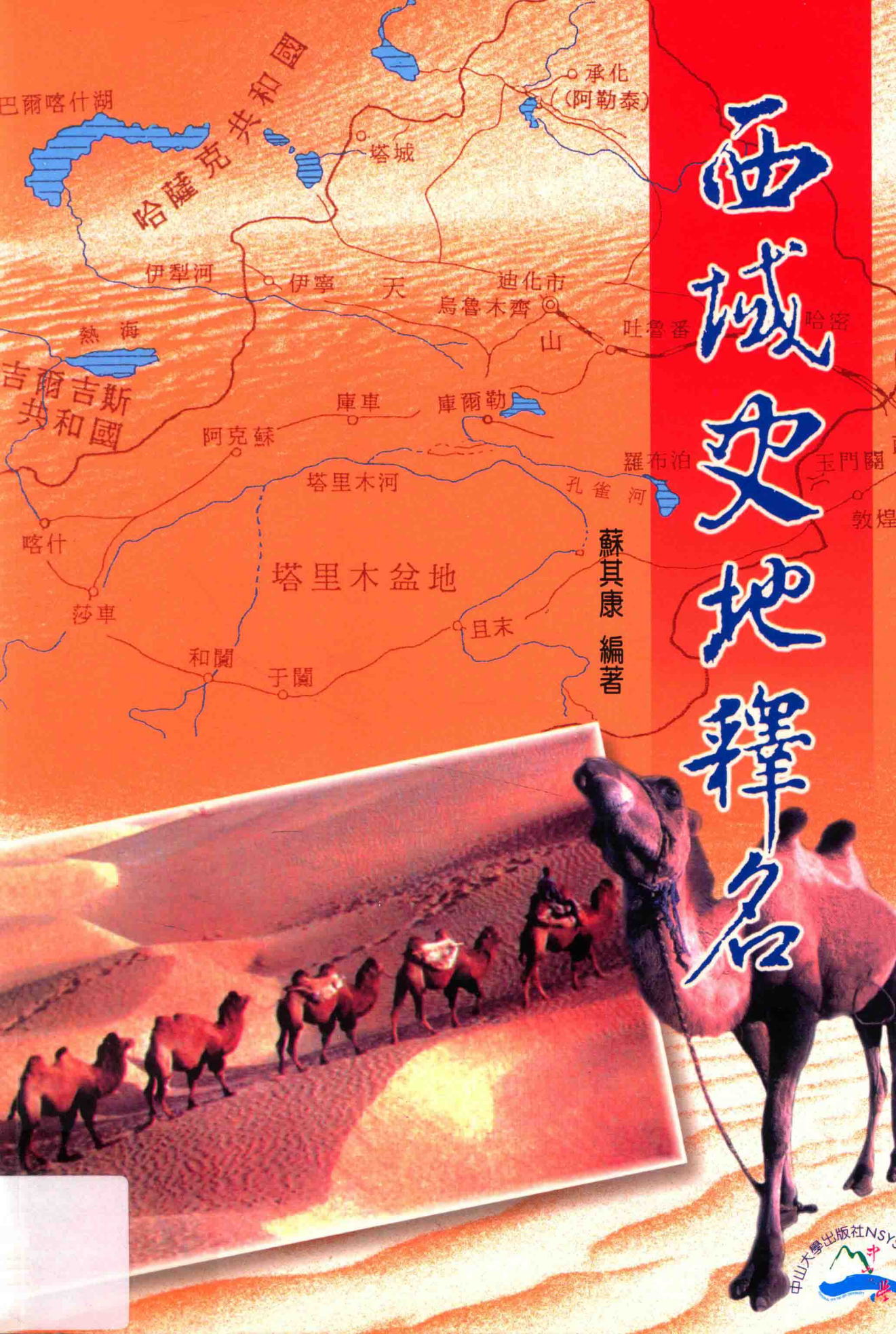




# 西域史地釋名

蘇其康 編著

# 西域史地釋名

馮承鈞 原編

蘇其康 增修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域史地釋名 / 馮承鈞原編；蘇其康增修.--

初版 -- 高雄市；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 [民91]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28052-0-7 (平裝)

1. 地名 - 西域 2. 西域 - 地理 2. 西域 - 歷史

676. 03

91016232

# 西域史地釋名

Compendium of Historico-Geographical Terms of Turkestan  
(Western Territories)

馮承鈞 原編

蘇其康 增修

發行人：劉維琪

出版機關：中山大學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804鼓山區蓮海路70號

電話：(07)5252000 轉 2615

傳真：(07)5252639

出版日期：2002年9月

版次：初版

印刷：正合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六合二路210號

定價：400元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轉載或引用需經同意

ISBN: 957-28052-0-7



## 導 論

近代考古學的發現，指出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時中亞地區上演了一幕大規模的民族移徙歷史劇。遷徙的人均為同宗的印歐白種人（雅利安人〔Aryan〕），更確切一點的便是其下一分支的塞種（Saka；亦有作 Shaka）人。從地下發掘出來的文物證實在公元前 1400 年時，伊朗西北方出現了一種新型的灰陶(grey ware)器皿，似為早期在裏海東南部出土的後期銅器時代灰陶器皿之更新版，而後期銅器時代灰陶的樣式又可追溯到公元前兩千多年在土庫曼尼斯坦(Turkmenistan)所出土的陶器。灰陶的發現，說明了今天伊朗人（伊朗〔Iran〕為國籍，本書著眼於民族資料，且時段較「伊朗」的命名為早，地理範圍也較廣，故以下均通稱伊蘭裔〔Iranian〕），包括部分此族裔的祖先米底人（Medes，即伊朗西北境之先民，為依蘭裔與當地土著的混血種）和波斯人（Persians，今裏海南境之先民），本從土庫曼尼斯坦移居至裏海東南，最後才落藉在西伊朗之地。其後在公元前七世紀至四世紀再移居到歐洲黑海以北頓河(Don)至多瑙河(Danube)之間的平原上。伊蘭裔另外兩個支族斯提亞(Scythian)人和更後期的撒馬訊(Sarmatian)人隨後分別在歷史舞台上展露身影，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在古代歷史記載中甚為凶悍的斯提亞人稍後便在波斯帝國中嶄露頭角。斯提亞人在歷史上被認定為輕騎兵，使用弓箭的民族，而撒馬訊則為穿甲冑的武士，使用大刀為主，他們並發明了馬鞍，在文化方面因較後出現，受希臘文化影響也較多。留在伊朗境內的波斯人和米底人除了逐漸脫離遊牧式的生活外，他們另一個文化特色為寵愛狗，視之為朋輩。

而在伊蘭人西向大遷徙差不多同時的公元前 1500 年，也有另一支塞種的支族從中亞越過興都庫什山(Hindukush)抵達印度河的上游，即今印度的西北，他們使用的語文為梵文，成了今天北印度各族語言的基礎。而他們的宗親，留在中亞和定居在伊朗高原的便使用伊蘭語(Iranian)。伊蘭語（今天伊朗語為其一支）和梵語來自遠古同一源頭，就如這兩個看似不一的民族卻本是同根生一樣，從人種起源學(ethnogenetic)和生物學觀點來分析，這個橫跨歐亞和印度次大陸的種族外貌屬長頭型、身材高大、有狹窄的鷹鉤鼻，廣泛散居於歐亞大陸中部的平原上；考古上所獲證實他們的骸骨還逐步分佈在今北伊朗的 Tepe Hissar 和土庫曼大草原的 Tureng Tepe 之間。而此印歐民族的後裔往南遷移越過藥殺河（今之錫爾河）進入豐沃的粟特（康居）之地，再過烏滸河（今之阿姆河）進入巴克特利亞(Bactria)——經過長期的居留之後，部分民眾越過興都庫什山的山隘，佔據了喀布爾河谷，最後落籍在印度河谷一帶，這段移民的時間大概從公元前 1500 年延伸至公元前 150 年間。吠陀梵語(Vedic)的文獻指出這些印歐民族為婆羅門(Brahman)，他們的身體特徵包括 Gaura（白皮膚）和 pingalh kapilakesh（黃或紅髮）。此外，伊蘭族和印度的婆羅門族人之神話也有共同的基礎，相同的結構，和共同的末世論，不過卻沒有共同的史詩。大



體上，印度婆羅門與伊蘭族對死亡有共同的理念，即把死亡當作創造的複製，而開天闢地創世的神話則直指人與宇宙的同質同體(*consubstantiality*)，死亡可視為生命的犧牲，也是個人最後的犧牲，而復活可視作死亡的逆轉，亦是創造的逆轉，因此復活即為肉身從宇宙部分中重新建立起來。這個印度伊蘭神話深層的結構，留在中亞和中東部分的元素便偏重在復活的觀念上，而在印度方面便偏重在輪迴的意識上。不管日後發展出來大同小異的情形如何，一千多年間，這批向東遷徙的伊蘭裔，到了印度便佔領了印度的北方部分，而停留在興都庫什山地域的民族，遂因地形和與外界接觸不易的緣故，發展出各種的方言和同語系的語言，包括了今天東阿富汗和西北巴基斯坦地域的伊蘭語。至於伊蘭裔的卑路支人(*Iranian Baluchi*)，分佈於印度河與波斯灣之間，以及印度洋至波斯的城市，包含其間阿富汗一些城市的大地域，其人民是在公元十一世紀才居住於此。在形勢上今天阿富汗與伊朗在北部接壤之哈拉特(*Herat*，明代稱哈烈)地區為東西兩波段遷徙之分手站，此地不僅為東伊朗的心臟地區，亦為東部波斯人聚居之所。

除了這兩支西方史籍和考古文物所重建出來的伊蘭裔民族之外，在中國新疆尤其塔里木盆地也有許多大小不一的伊蘭裔人的族群。近年來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新疆孔雀河下游（塔里木盆地東北端）古墓地、天山阿拉溝墓地、哈密柳樹泉焉不拉克墓地、樓蘭遺址東郊墓地、洛浦山普拉墓地、塔什庫爾干塔吉克香寶寶墓地和伊犁河上游昭蘇土墩墓墓地出土的古代人頭骨作人種系統分析，指出這些距今四千至三千八百年（即公元前 2000 至前 1800 年）的頭骨，在古墓溝為明顯的雅利安人，蘇聯學者稱之為「原始歐洲人」，天山阿拉溝墓地的百分之八十五為雅利安人，但有兩種支系，另外還有蒙古種人。在柳樹泉焉不拉克墓地的頭骨多數具蒙古種的特徵，兼有少量雅利安人種。樓蘭遺址絕大多數為雅利安種，洛浦山普拉墓地的頭骨為地中海型東支類型（概為東伊蘭種）人種，伊犁河之頭骨則為雅利安支系與中亞地區同時代的塞種人和烏孫人的人類學類型系譜相近。以這些資料來推測，在青銅時代（即後期銅器時代）已有雅利安人居住在新疆羅布泊地區。這表示在公元前十八世紀或更早，已有一支雅利安人（東地中海型）由中亞進入新疆西部，沿塔里木盆地南緣移居至羅布泊，並與當地居民融合，而另一批民族則沿塔里木盆地北緣進入天山地區與當地民族匯合。至於屬短顱的雅利安人則出現在伊犁河上游，甚至在更東的昭蘇地區、阿拉溝墓地。與這些西方民族相對的蒙古種人在公元前 1000 年或更早已出現在新疆東部，如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並逐步西移。似乎是這個蒙古種人（屬鄂爾多思文化）的文化勢力阻絕了前頭所說的雅利安人的文化繼續向東推進。至於在塔里木盆地南緣好些區域，早期居民則主要為羌人。

到底在新疆地方所發現的伊蘭人是中亞伊蘭人移徙的源頭，還是他們也是由中亞遷來，目前無法確知。西方的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在研究原始印歐語和原始印歐民族(*proto Indo-European*)時，亦即起碼是公元前四千年的狀況，大致認為原始印歐民族，包括伊蘭民族為源於今天俄羅斯南部，慢慢再往其他地區擴散。以這樣的假設來看，在中國新疆以及河西走廊之間的伊蘭裔人自必從西向東移徙，再在秦漢年間回過頭來向西移徙。惟在中國的史籍中，最早又有系統地記載這些伊蘭人當屬《史記·大宛傳》，而最詳盡的則為《漢書·西域傳》，但所記載之事已為秦漢年間（公



元前三世紀至公元前二世紀，比希臘歷史學者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425? B.C.〕所記載的斯提亞人的資料要晚好幾百年），而非遠古的活動。其中最著名的事蹟為始居於敦煌祁連之間的月氏人（不少西方學者稱此民族為吐火羅族，吾意以為塞種為近），起碼在公元前 1000 年的前半已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地帶。在全盛時期，月氏人有十餘萬名弓箭手，可說人多勢眾，不過到了公元前 175 年他們受到匈奴的襲擊，大部分的月氏人便離開河西遷至伊犁河與熱海（Issyk Kul，即伊塞克湖）地區，小部分的月氏族人留在祁連山南，與當地的羌族混合並採用他們的語言；而遷徙到伊犁的月氏人便把當地的塞種人趕走，成為日後史稱之大月氏；那些被打敗的當地塞種人只好往南移走分別到達新疆的疏勒（Kashgar，今作喀什）、小勃律（即巴基斯坦的吉爾吉特〔Gilgit〕），他們當中一部分最後定居在斯瓦特河（Swat，亦即烏菴國〔Udyana，唐代的罽賓〕）和西北印度。至於其他的塞種人則向西遷，最後落籍在哈拉特和賽斯坦（Seistan）之地，而大部分的塞種民族則仍留居在蔥嶺或疏勒以及于闐之地，因此塞種語在伊朗的外圍地區自古便扮演著相當吃重的角色。月氏人的世仇烏孫人其時居於天山北面轄屬於匈奴，在公元前 162 年左右結合匈奴，終於在伊犁河谷報了殺父之仇，殺了月氏王，入據其地，月氏人遂二度遁走西過大宛（Fergana，今之塔吉克斯坦），再西遷臣服大夏（Bactria，今作巴克特利亞，即阿富汗北部至阿姆河南岸地區），並在公元第一世紀時建立了貴霜王朝。那些留在伊犁河谷和巴爾喀什湖地域的月氏人便逐漸成了烏孫組成的部分。至於開創貴霜王朝，西方稱之為吐火羅族的月氏民族雖然是統治者，很快便融入當地文化，採用了其地的伊蘭語作為溝通工具。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所稱的覩貨邏（即吐火羅）故地，表示在公元七世紀時貴霜朝早已滅亡，其國已變成許多其他小國，而按照玄奘的說法，這些小國的官方語言都是伊蘭語，而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在新疆出土的吐火羅語。此外，在傳統上，歐洲學者稱這個月氏（吐火羅）民族為印度斯提亞族（Indoscythian），而斯提亞（Scythian）族實為伊蘭裔的一個分支。

中國人對西域諸國精確的瞭解始於漢武帝建元（公元前 140-135）年間，武帝派遣張騫西往尋找月氏人的下落，希望能和月氏結盟對付漢境以北的匈奴。張騫花了十多年無功而返，但卻大大增加了漢人對西域和匈奴的人文和地理的認識。公元前 115 年張騫再次出使，與大宛、康居（Sogdiana）和烏孫國建立正式關係。因此在公元前第二世紀，這些伊蘭裔人已列入中國的探測地圖上，而這些民族有些是在較早時期從東面的塔里木盆地甚至更東的地域遷來。考古學家分析安特諾羅伏（Andronovo）文化及其周邊墓葬文化的結果，指出塔里木盆地的伊蘭裔人（保守一點說便是較大族群的雅利安人）不太可能從極西邊遷來，而為源於俄羅斯大草原的南方或更東面的草原居地。更有一些學者稱原始印歐人的祖先於公元前 6000 年始居於裏海北面，因此月氏人（以及烏孫人）有可能在遠古便漸次分布在河西走廊居住，而非從極西面遷來。近幾十年來的考古所獲，在羅布泊附近（古之樓蘭）的一批古墓已發掘出至少是公元前 1500 至 2000 年的歐洲人頭骨，這些先民疑為當日的原始型態歐洲人。以此推斷，這些歐洲人種的出現比它們的遠房宗親落籍在伊朗西北和印度河上游還要早。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自從十九世紀末在塔里木盆地發現了所謂的吐火羅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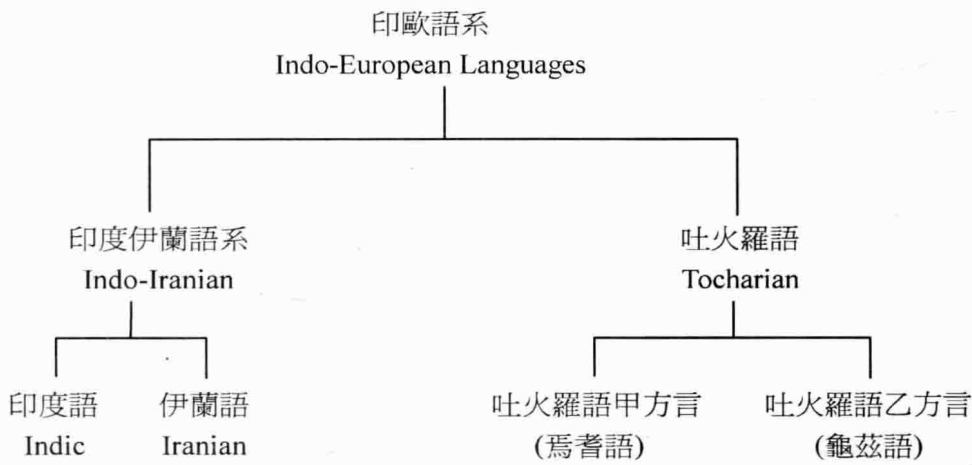
(Tocharian)開始，歷史上住在西域的雅利安人神秘的面紗便又揭開了新的一層。學者指出古代在吐魯番和焉耆（亦作阿耆尼）使用的為吐火羅語甲種方言，極可能為一種已過時只保留在修道場所裏的宗教祭祀儀典的語言。而另一種在這地域以西以龜茲（今之庫車）為中心的語言為吐火羅語乙種方言，是一種通俗語，在商貿和宗教儀式上均適用的語言。在這地區所發現的佉盧語(Kharosthi)文件中證明，公元第三世紀時，吐火羅語和吐火羅族已確實存在於這個區域。另一方面，公元前第二世紀在烏滸（Oxus，今之阿姆河）河谷出現的吐火羅族的歷史，應與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羅族連上關係才有意義。因為的確有部分的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羅族人此時回流到塔里木盆地，而他們書寫的吐火羅語卻是用佉盧語的文字婆羅謎(Brahmi)來表達。基於語言有異的原因，許多語言學家（尤其是西方的語言學家）基本上把吐火羅語與伊蘭語（和伊蘭族裔）作兩分法的處理。不過也有一些語言學家以為吐火羅語雖然在表面上與伊蘭語不一樣，其古代族裔應與後者同宗。至少主張前一種看法的語言學家也不否認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在阿富汗北境（古之大夏，玄奘時代的覩貨邏國）所發現的吐火羅語的材料用草體希臘文拼寫的中古伊蘭語，名為嚧嚧語或大夏語，屬印度伊蘭語系（學術界有稱之為真正的吐火羅語）。如此一來學術界便展開一場論爭，有認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羅語非真正的吐火羅語。然而即使主張把吐火羅族與伊蘭族分開看待的學者也肯定焉耆語、龜茲語有較多的口語成份，未受中亞的希臘—伊蘭—印度文化的影響，而有更恰當的語言學研究材料。為此，本書在修訂馮承鈞先生的原作時，盡可能採用如下的觀點：語言的使用，不一定表示使用者為該語言原來的土著，即使在古代亦然，除非證據確鑿。在歷史上這種例子從未間斷過，強勢文化往往逼使弱勢文化的居民使用前者的語言，但後者不見得就與前者的土著同宗族。另外，低度發展的文明，再與高度文明的社群融合時，會傾向採用高度文明的語言來表達複雜的思維和觀念，所以使用某種語言時，其人不見得必為此語言的土著，故此縱使日後的考古學研究證明吐火羅語的土著為他族而非伊蘭族，也就是二者非同宗，而是狹義的不同種族，吐火羅族之為雅利安種是肯定不變的。不過撇開語言學上為了命名而產生許多異質分化的名詞，若從體質人類學上重建原始的族裔，情況又大不一樣。長期從事新疆地區古人類學研究的韓康信認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溝墓地的頭骨，具有明顯的原始歐洲人特徵，而在洛浦山普拉和樓蘭古墓地的頭骨則顯示狹面長顱的地中海人種。古墓溝居民的人類學特徵，又與南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中亞和伏爾加河下游銅器時代的居民有密切的種系關係。

不過，換另一角度來看語言這個問題，假如母語都是人種尚未分化時各民族本來所使用的語言，具有相同母語的人民，便表示他們源自同一種族，因此語言相近便表示種族相近。在這個基礎上，語言學家自十九世紀以來所建立的印歐語系圖表便很值得參考和琢磨。基本上，語言學已認定印度語和伊蘭語來自同一源頭，也就是說，在遠古時二者是合一的，亦即是說在人種沒有混雜和分化的情形下，使用印度語和伊蘭語的人有共同的祖先。這個語言學的推論與人類學以及考古學的論證不謀而合。問題較大和複雜的是印度伊蘭語和吐火羅語的關係，單從語言學來考慮，兩者差異相當大，它們之間更密切的關係可能要追溯到遠古原始印歐語(proto Indo-European)的時代，不過這只是單一角度的考量。我們更要思考的，如果吐火羅語（月氏語）真的與比鄰而居的人所使用的烏孫語和塞種語那樣相隔，當初月氏人



爲何要選擇與烏孫人和塞人做鄰居？他們的近親都去了哪裏？到底吐火羅語是否真的是月氏人的母語？文化和民族顯然是密切相關卻又不一定是相等的複雜課題。爲方便提綱挈領的描述民族的論題，茲將印歐語系中印度伊蘭語的部分用簡圖來示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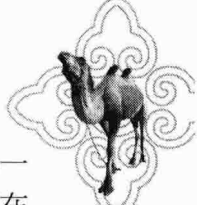
(二) 如果用年代和地域來劃分歸類，這些可以串連起來的語言便如下面圖表的位置所示。基本上這些種類繁多的現代語，可以歸結成爲古代兩大語族，而且都源於同一語系。

| 印      |     | 古代語                       | 中古語            | 現代語                               | 使用地域                       |
|--------|-----|---------------------------|----------------|-----------------------------------|----------------------------|
| 印度伊蘭語系 | 印度語 | Dard<br>達爾德語              |                | Shina, Khowar, Kafiri<br>Kashmiri | 印度河谷上游<br>克什米爾             |
|        |     | 梵語系：<br>梵語、巴利語<br>(Pali*) | 佉盧語 Kharosthi* |                                   | 印度<br>喀布爾河流域、<br>白沙瓦、塔里木盆地 |
|        |     | 帕特克利語<br>(Prakrit*)       | 帕特克利語          |                                   | 印度                         |



|                        |        |                                    |                                                 |                                                                                                                                                                                                                                   |                                                                                                                                        |
|------------------------|--------|------------------------------------|-------------------------------------------------|-----------------------------------------------------------------------------------------------------------------------------------------------------------------------------------------------------------------------------------|----------------------------------------------------------------------------------------------------------------------------------------|
|                        |        |                                    |                                                 | Assamese 阿薩姆語<br>Bengali 孟加拉語<br>Bihari<br>Gujarati 古茶拉特語<br>Hindi 印度語<br>Konkani<br>Lahnda<br>Marathi 馬拉弟語<br>Nepali 尼泊爾語<br>Oriya 奧里雅語<br>Punjabi 旁遮普語<br>Rajasthani 拉詹斯坦語<br>Romany<br>Sindhi 信度語<br>Sinhalese 錫蘭語<br>Urdu 烏杜語 | Assam<br>Bengal<br>Bihar<br>Gujarat<br>北印度<br>西印度<br>西旁遮普<br>西印度<br>尼泊爾<br>Orissa<br>旁遮普<br>Rajasthan<br>地域不詳<br>Sind<br>錫蘭<br>巴基斯坦、印度 |
|                        |        | 古代語                                | 中古語                                             | 現代語                                                                                                                                                                                                                               | 使用地域                                                                                                                                   |
| 印度<br>伊<br>蘭<br>語<br>系 | 伊<br>蘭 | 西部<br>古波斯語*                        | 巴勒維語 Pahlavi*<br>中古波斯語*                         | (安息語)<br>波斯語<br>Kurdish 庫特語<br><br>Baluchi 卑路支語<br><br>Tajiki 塔吉克語                                                                                                                                                                | 波斯<br>伊朗<br>伊朗、伊拉克、<br>土耳其<br><br>巴基斯坦<br><br>中亞塔吉克                                                                                    |
|                        |        |                                    | 斯提亞語 Scythian*                                  |                                                                                                                                                                                                                                   | 裏海東北<br>黑海北岸                                                                                                                           |
|                        | 語      | 東部<br>阿維斯陀語<br>(Avestan*<br>祆教聖典語) | 粟特語 Sogdian*<br>于闐語 Khotanese*<br>大夏語 Bactrian* | Pashto 巴什圖語<br><br>Ossetic 奧塞特語                                                                                                                                                                                                   | 中亞康居、大宛<br>中亞、新疆<br>阿富汗<br>阿富汗、巴基斯坦<br><br>高加索山                                                                                        |

如上第一個簡表所示，吐火羅語（即月氏語和其後在阿富汗北部發現的古代語言遺跡）雖然和印度伊蘭語族沒有語言發展上明顯橫向的關連，但卻屬於印歐語系，也就是說，在印歐語系尚未細分成印度伊蘭語系和其他語系（如日耳曼語系、塞爾特【Celtic】語系、波羅的海——斯拉夫語系等）之前，他們有共同的來源，亦即是說吐火羅語人民的遠祖和印度伊蘭語人民的遠祖是相同的，都是後世所稱的雅利安種。第二個簡表更把印度語各支和伊蘭語各支族從上古、中古到現代，並且包括語言使用的地域作一縱覽，以方便後面的說明，也等於把本書內文條目中伊蘭裔人在語言和人種上的認定作一概括的表列，而且盡量把這種資料和地理位置結合，以增加檢閱的效益。至於語言名稱之後有星號(\*)者，表示該種語言已絕滅不再使用。



在以上這幅大角度的語系地圖中，筆者要指出的便是與漢族為鄰的伊蘭族為一大民族（他們之間又分成許多小支族），在中亞他們扮演的歷史角色無可置疑，而在中國的甘肅和新疆等地，雖然他們算是少數民族，但在近古時，他們也一度構成主要的民族，歷史的因緣使他們在漢代以後變成少數民族。不過他們的行蹤，如前面所述，似乎不太可能是從西方移入（除非有非常堅實的證據支持這個論點），反倒是他們從土耳其斯坦的東方移至西方的可能性大一點；最遲至先秦時代的西域，大略而言天山一帶和塔里木盆地已成了他們（東伊蘭族人）的根據地。

今天對西域的定義，可簡單地與新疆劃上等號，但在漢唐時代，尤其是要追蹤塔里木盆地的伊蘭人移徙的下落和他們同宗的活動範圍，這個地域便要放大到包括天山南北、蔥嶺以西、印度至裏海和高加索（以上大概為《新唐書》裏西域的範圍）甚至黑海北岸一帶。在馮承鈞先生原來的《西域地名，1962》裏，還包括了非洲東岸、地中海部分國家，印度全部和南洋一部分地區。為了名符其實，在這部《西域史地釋名》裏，南海部分全刪去，地中海西歐（非伊蘭裔）民族國家也刪去，只留下印度西北境和北部有印度伊蘭人蹤跡的地域和東非小部分地區。在其他民族方面，東胡、突厥等非伊蘭族均不取錄，但因中亞歷史實在與突厥民族的興起和發展不能分割，所以也酌量收錄部分突厥民族的史地條目，一方面作為對照，另方面也用以補充伊蘭裔人足跡留下來的空白。事實上在歐亞大草原的舞台上，先後有好多遊牧民族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而他們也一度縱橫奔馳於西域的山川湖泊之間，舉其犖犖大者，如公元前突厥種的匈奴、公元三世紀屬蒙古種的鮮卑、五世紀蒙古種的蠕蠕(Juan-Juan)、六世紀的突厥、八世紀的回紇突厥、九世紀的乞兒吉思、十世紀蒙古種的契丹和十三世紀成吉思汗所領導的蒙古人等。一來這些民族的歷史都分別有史家在處理，尤其是從政治和軍事上的角度，二來因為在中國史乘上通常僅點出漢胡之別，而「胡」其實是伊蘭裔人的泛稱，此外再也沒有更詳盡的其他載錄，故此在這部《西域史地釋名》裏較偏重在中國史籍中不太重視的部分，而給正史〈西域傳〉或〈西戎傳〉所未包括之載錄作一點補遺，也因此本書不在東夷、南蠻和西南蠻等條目著墨。然而本書在版面編排的形式上盡量保持原著以地名為重心的中外交對照的次序，事實上在內容和格式上除了採用馮書原著，也用「馮承鈞原編，陸峻嶺增訂」，1980年2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三次印刷的《西域地名》增訂本做比照底本，有增有刪，若僅為古書上一地名之外文對音，確切位置不詳，尤其不在「西域」範圍內都刪，而在留用的地名項目裏，盡量加入族裔區分、人文地理數據、歷史沿革和其他現代學術研究所發現的新資料，但因為在修訂之初便決定不做史料彙編，所以大致上保留原來條目的面貌，遇有需要，便把條目適度擴張，使讀者省卻再檢閱他書找尋基本資料的工夫。若為各該條目的詳細政治事件，仍請讀者參閱《漢書》、《魏書》、《晉書》、《唐書》、《元秘史》、《明史》等史書之〈西域傳〉中史料。

因為修訂的重點放在各條目的地理、民族和人種上，尤其是廣義的伊蘭人行蹤，自然比較偏重在隋唐以前的情況。隋唐以後，因為突厥裔和突厥語系的興起，使人種複雜化，個中細節，不適合這種形式書刊的編寫。譬如新疆的回紇和黠戛斯民族據薛宗正最新的研究《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二十五稱其族實為塞種人與丁零（即鐵勒）混血而成，若此則已與漢代之堅昆（黠戛斯



的祖先，較少與他族混合的塞種人）種族不同，儘管他們的語言仍類同。事實上筆者贊同薛宗正所言「突厥民族與突厥語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西方學者，特別是有語言學研究背景的常常把兩者武斷地混在一起，用同一標準做分析判斷，因此在本書裏筆者特別注意地域不變族裔改變或語系改變的問題，也就是說，表面上簡單條目的資料，往往已經過了一些考據的判斷才下筆。如果把放在新疆伊蘭人身上的注意力稍往外移至中亞的河中（Transoxiana，錫爾河和阿姆河流域）地區，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矛盾點便更明顯。漢代的河中，大致上是塞種人和伊蘭人聚居之所，唐以後增加了西突厥族的移入，把部分原來的康居人和大夏人驅往南面和蔥嶺以及興都庫什山的山區地帶，元代時又加入了蒙古族裔，這些地方的人種自然與先代不一，語族也不一，但許多學者仍稱其地居民為康居人，從而回過頭來推斷古之康居人也是當代所看到的突厥種，其謬誤自明。今天整個中亞，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尼斯坦等地都成了主要為突厥語系聚居的國家，已與漢唐的情形大異其趣。從前的人種現在已為歷史、文化和血緣所沖淡甚至改變了，祆教、摩尼教和佛教的國度也大體上全變為伊斯蘭教了，從前的國際語言粟特語現在是阿拉伯語和突厥語（土耳其語），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沙俄入侵這些地域之後，斯拉夫文化也使這些地區披上新的文化與經濟面貌。這些方面都只能在修訂的條目內點到即止；又因為突厥世界的複雜性和焦距的模糊不清，再加上突厥族本來就與伊蘭族為截然不同的種族（雖然在古代公元前 500 年左右阿史那的先世可能與塞種人有姻親關係），所以在這部修訂本裏，突厥裔條目雖然沒有全部刪掉，但不構成翻修的重點，只留下來作對照陪襯之用。

從中國史籍中篩選伊蘭裔的人種資料，往往只有廣泛而不甚精確的描述，大抵是「深目高鼻、多鬚髯」等定型的字眼，而人種基本資料，愈是後世的資料愈與先代的差距拉大，而這種重建的工作愈不可靠，除非這族裔絕不與外族通婚，或如斯坦因在興都庫什山地帶所遇到的伊蘭裔人的形貌，因地處偏僻的山區，千百年間少與異族通婚，此族人的外形體質面貌大概與他們漢唐年代的祖先無大差別。因為中國史籍較著重歷史事件的演變和疆界的更迭，對外族的形貌往往用一以概之的態度處理，我們便需要借助一些西方旅行探險家的紀錄來窺探。各種伊蘭人雖屬同源，但數千年的分隔、地理、天候、婚姻、文化、生活習慣、宗教、食物等都足以改變個人形貌，使東方的伊蘭裔與西方的伊蘭裔有所差異。西方的史料在十七世紀便已有明確的記載。十九世紀匈牙利著名東方學者梵貝厘（Arminus Vambery，當時為佩斯〔即後來布達佩斯〕大學東方語文教授）親訪遊歷中亞諸國，並於 1868 年在倫敦出版《中亞素描》（*Sketches of Central Asia: Additional Chapters on My Travels, Adventures and on the Ethnology of Central Asia*）一書，其中有關東、西伊蘭族人的人種記錄，非常珍貴。有些偏屬西方民間信念與宗教信仰，但尚未能為考古學證實的部分可暫且置之不理。但有兩點值得探索思考和重視的。其一，他以呼羅珊 Khorasan（伊朗東北）區域的舊巴爾赫（Balh）城至木爾加布河下游的麻夫（Merv）為伊蘭族文明、宗教和農業起源點，雖不無臆測之辭，但與近代考古學「灰陶」理論暗合，在十九世紀時肯定伊蘭種源於東方而非西方，是一項非常先進的見解。其二，愈是西方的伊蘭人愈受到閃族的人種和文化的影響，只有在巴爾赫—麻夫地帶的伊蘭人保有較原始純粹的伊蘭人特性。如果不把這看法當做高低等第之分，而只作人種學特



色的分析基礎，無疑具有相當可靠和可信性。以此觀照，在中國新疆的伊蘭裔人，在漢和匈奴的勢力未抵達時，其民族有高度的純粹性，魏晉以後已雜有不少外族血緣和文化因素，唐宋以後，不單有大量的突厥、回紇、也雜有阿拉伯（閃族）的人種和文化的影響。要把這些地域作嚴格正確的人種和文化分析，幾乎是徒勞而且會把問題過分簡化。但即使同宗同源，伊蘭人跨國界的東西之別仍然是明晰可鑑。根據梵貝厘教授的表列資料，伊蘭人可作如是觀：

|     | 西 伊 蘭 人                                 | 東 伊 蘭 人                                                 |
|-----|-----------------------------------------|---------------------------------------------------------|
| 體 形 | 人數眾多；雖非瘦削卻窈窕憔悴，動作輕柔，舉止優雅；極少過胖或過瘦、太高或太矮。 | 粗短型身材，骨骼大而有力，但也因此行動笨拙；卻不致如突蘭人（指東方民族和突厥裔）笨手笨腳。           |
| 頭 部 | 橢圓形狹臉，額頭稍高，太陽穴處較平，顱呈橢圓，下巴窄小。            | 和西伊蘭人相比，頭形較圓，幾可稱之為圓形，額頭較寬，顎骨較大，雙頰亦較有肉，下巴呈橢圓形，但不若突蘭人那樣尖。 |
| 眼   | 大而黑，上眼簾長，彎眉。                            | 黑，橢圓形，濃眉，離眼睛近。                                          |
| 鼻   | 細長且通常高拱                                 | 較短，有些鼻根處較闊大，但不似突蘭人般寬和粗短。                                |
| 口   | 大小適中，薄唇                                 | 通常寬大厚唇                                                  |
| 髮   | 黑色，濃密且生長快速，鬍子格外細長。                      | 黑而濃，鬍子密，但比西伊蘭人短。                                        |

最原始的伊蘭人體形面貌如何，可能要配合更多的公元前千多年時代的考古人類學的重建工作，大致上應在東、西伊蘭人的特徵之間再加上一些已緩慢轉變失落的遺傳因子。就以東伊蘭族而言，其實也分成好幾個支族甚至國家（因落籍的地區而被賦予新的族名），其中包括如下幾個大族：

一、粟特族(Sogdian)，聚居在粟特（或稱索格底亞納〔Sogdiana〕）地區，其中包括布哈拉（Bukhara，此地的伊蘭語到十九世紀還保有波斯語中最多的古詞和古語用法），薩秣犍（Samarkand，又稱康居）的綠洲和費爾干納（Ferghana，漢稱大宛）的沃饒河谷地。這些東伊蘭人是和聚居在他們西邊的波斯人（Parsa，住在伊朗南部 Pars，或作 Persis 之地）比較。古伊蘭文\*parsava 意為肋旁、邊旁、前哨，因其地與米底亞(Media)，即米底人 Medes 的地域比較又被視為邊疆之地。可見在遠古時即使同宗族的人也已經因地理環境或所佔據地方的位置優劣不同而在語言文字上有輕忽含意。住在中亞綠洲以外的遊牧民族，波斯族就呼



其爲塞伽或塞種(Saka)。字源上雖未能完全確定，但「塞克」(sak)極可能是「人」的意思。許多學者卻視塞伽爲「狗」，而且是該族的圖騰。希臘人則稱之爲斯提亞人(Scythian)，這個種族就是在公元前八世紀從東方過來侵犯南俄羅斯的遊牧民族。所謂東方大概是因爲他們有一族聚居在鹹海(Aral Sea)和裏海東北角之間，而另一族則在黑海的西北角，今天烏黑蘭的南部。兩相比較，這些斯提亞人確爲從東向西移徙。希伯來人(閃族)卻稱斯提亞人爲阿什古斯(Ashkuz)。

二、巴克特利族(Bactrian)，世居巴克特利亞(Bactria，此字源於伊蘭文 *Bakhtri* 而非波斯文)，其地包括今天阿姆河南部阿富汗之土耳其斯坦(Afghan Turkestan)，即漢朝大夏之境。到了公元七世紀《大唐西域記》的年代就成了覲貨邏國故地的部分，而巴克特利人所使用的東伊蘭語和粟特語相當接近。

三、安息族(又稱帕提亞族 Parthian，從古波斯文\**Parthava*)，居地有今天伊朗東北的呼羅珊(Khurasan)省，包括了大流士即位時裏海東南角的 Hyrcania 之地。帕提亞族又與斯提亞族有血親關係。

四、哈拉特族(Herat)集中在哈拉特城(Herat，源於古波斯文 *Haraiva*)和哈烈河(Hari Rud)流域。東部的波斯人主要聚居在哈拉特省區。

五、塔吉克族(Tajik)，主要住在今天帕米爾高原的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塔吉克或大食(Tajik)本爲十一世紀新疆的回紇人稱呼說東伊蘭語信奉伊斯蘭教的人而言，後遂成爲族名。公元二、三世紀，塔吉克的名城塔什庫爾干(Tash-kurghan，或作 Taxkorgan)所形成的塔什庫爾干王國爲佛教的根據地，僧侶極眾，其國享祚五百年，其族至今仍過著半遊牧的生活。

在新疆所出現的伊蘭人概與這些東伊蘭族爲近，但也有例外的。基本上這幾個語言、文化、宗族上非常相近的民族所以有不同的命名，大體上是因爲他們散居各地，爲方便稱呼，便以他們移居的地理位置命名，這也是西方思考方式的現象，人民移居到那裏便變成那裏的人民或民族，與中國式的思考不同，比方說漢人不管移到那裏，包括海外，基本上都自認爲是華裔而非忽然變成某一非華裔的民族，典型的例子就是散居全球各地近五千萬的華人。因爲近世西方式的思考在學術界獨占鰲頭，經常以地理位置來稱呼源於同一宗族卻住在不同地方的居民，久之，在這個宗族的名稱和歷史淵源分離之後，本質上同一宗族的人民便看似莫不相關的民族，但事實上卻非如此。爲了這一個認知，在各個地名條目的背後，我盡量把本是同根生的伊蘭民族以及他們遷徙的背景標示出來，希望讀者對廣大西域的民族有一個較爲清楚的沿革想像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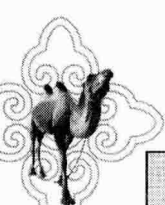
事實上，在歐亞大草原這塊大地上，有高山流水、盆地、綠洲和草原。中部靠東面有天山自西而東，把新疆分成南疆與北疆。北疆主要是準噶爾盆地；南疆是塔里木盆地，中央卻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塔里木盆地乾旱少雨，年雨量只有 80 公釐



(mm.)，約 3.2 吋。但塔里木河及其支流，阿克蘇河、開都河等卻製造了許多綠洲，方便各族繁衍。從中原到中亞和西方的貿易大道—絲綢之路，分成兩線，都經過塔里木盆地的南緣和北緣，再經帕米爾高原，接連古代中亞各國。在天山的北面，也有水草豐茂的大草原，其間最大的河流有伊犁河，流向巴爾喀什湖，沿河流域，水草豐美，氣候適宜，也是古代各民族，包括伊蘭裔民族生聚教養之所。從這兒向西延伸至裏海，靠北面都是大草原，中緯度地帶卻為沙漠，至於帕米爾南端則為崇山峻嶺，而此地氣候為大陸性氣候的極至，即嚴寒、嚴熱的天氣都出現，因為離海洋遠，加上山脈阻隔，使海洋氣流難以吹至，也因此森林和草原地帶南面的中亞地區天氣乾旱異常，缺少濕氣，尤其在冬季（一月份氣溫平均為華氏零下）乾燥和寒冷的北風從蒙古高氣壓區吹來，使整片大地籠罩在嚴冬的鋒面下，一年到頭也極少能夠耕種，所以千百年來，這個區域大體上保持地理的原貌，方便了我們作歷史和地理上的追蹤還原。

把這個區域稍為收縮一下，向東靠攏，尤其是大宛、蔥嶺以東便是中國史籍上的西域，除非另行註明，這些西域諸國，在西漢時代已成了漢之西域都護統屬國。武帝時，原為三十六國，哀帝至平帝年間(6 B.C.-A.D. 5)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蔥嶺」。根據《漢書·西域傳》的資料，這些國家的基本國力資料大體具備，卻沒有種族的紀錄。這方面需要靠現代學術研究的努力和發掘來補入。《漢書》裏這些大部分均為伊蘭裔的國家，大致上以離陽關近者始，依次可表列如下，括弧內之數字為《後漢書》所載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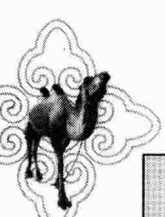
| 國名 | 都城  | 地理位置<br>(今地名)          | 戶數   | 人口數   | 兵數   | 經濟<br>體系 | 備註               |
|----|-----|------------------------|------|-------|------|----------|------------------|
| 婼羌 | 婼羌  | 婼羌縣西南；<br>阿勒騰塔格嶺<br>南面 | 450  | 1750  | 500  | 遊牧       | 羌族               |
| 樓蘭 | 扞泥城 | 婼羌縣城附近<br>之沙漠          | 1570 | 14100 | 2912 | 遊牧<br>農  | 公元前 77 年<br>改名鄯善 |
| 且末 | 且末城 | 且末縣西南車<br>爾臣河流域        | 230  | 1610  | 320  | 農牧       | 東漢時併入<br>鄯善      |
| 小宛 | 扞零城 | 車爾臣河上游<br>地區           | 150  | 1050  | 200  | 農<br>牧   | 同上               |
| 精絕 | 精絕城 | 民豐縣；克里<br>雅河之東         | 480  | 3360  | 500  | 農牧       | 同上、塞種            |
| 戎盧 | 卑品城 | 民豐縣南的崑<br>崙山間          | 240  | 1610  | 300  | 農牧       | 同上               |



| 國名         | 都城          | 地理位置<br>(今地名)   | 戶數              | 人口數              | 兵數             | 經濟<br>體系 | 備註                |
|------------|-------------|-----------------|-----------------|------------------|----------------|----------|-------------------|
| 扞彌<br>(拘彌) | 扞彌城<br>(寧彌) | 克里雅河流域，于闐縣策勒村以北 | 3340<br>(2173)  | 20040<br>(7251)  | 3540<br>(1760) | 農        | 三國時併入于闐，後漢稱拘彌，塞種  |
| 渠勒         | 鞬都城         | 克里雅河上游山區        | 310             | 2170             | 300            | 農牧       | 三國時併入于闐           |
| 于闐         | 西城          | 和闐縣             | 3300<br>(32000) | 19300<br>(83000) | 2400<br>(3 萬餘) | 農牧       | 大國；塞種             |
| 皮山         | 皮山城         | 皮山縣             | 500             | 3500             | 500            | 農牧       | 東漢時併入于闐           |
| 莎車         | 莎車城         | 莎車縣葉城一帶         | 2339            | 16373            | 3049           | 農        | 大國，屬南道            |
| 山國         |             | 托克遜縣東南、庫魯克塔格山   | 450             | 5000             | 1000           | 牧        | 民山居，不城治           |
| 焉耆         | 員渠城         | 焉耆東             | 4000<br>(15000) | 32100<br>(52000) | 6000<br>(2 萬餘) | 農        | 西域第四大國、月氏種        |
| 危須         | 危須城         | 和碩縣             | 700             | 4900             | 2000           | 農        | 後併入焉耆             |
| 尉犁         | 尉犁城         | 庫爾勒東北           | 1200            | 9600             | 2000           | 農        | 後併入焉耆             |
| 渠犂         | 渠犂          | 庫爾勒西南           | 130             | 1480             | 150            | 農        | 西漢屯田中心            |
| 烏壘         | 烏壘          | 輪台縣東布古爾莊        | 110             | 1200             | 300            | 農        | 西域都護治所            |
| 龜茲         | 延城          | 庫車縣             | 6970            | 81317            | 21076          | 農        | 西域第三大國、月氏種        |
| 溫宿         | 溫宿城         | 烏什縣             | 2200            | 8400             | 1500           | 農        | 土地物類與鄯善同          |
| 姑墨         | 南城          | 阿克蘇             | 3500            | 24500            | 4500           | 農牧       | 王莽時兼併姑墨國，風俗文字與龜茲同 |



| 國名     | 都城   | 地理位置<br>(今地名) | 戶數              | 人口數              | 兵數             | 經濟<br>體系 | 備註                        |
|--------|------|---------------|-----------------|------------------|----------------|----------|---------------------------|
| 尉頭     | 尉頭谷  | 阿合奇縣          | 300             | 2300             | 800            | 農牧       | 衣服類烏孫；東漢後併入龜茲             |
| 疏勒     | 疏勒城  | 喀什噶爾          | 1510<br>(21000) | 18647            | 2000<br>(3 萬餘) | 農        | 屬北道；塞種                    |
| 蒲類國    | 疏榆谷  | 巴里坤縣          | 325<br>(800 餘)  | 2032<br>(2000 餘) | 799<br>(700 餘) | 牧農       | 匈奴人所建，本大國                 |
| 蒲類後國   |      | 木壘縣；蒲類國之北     | 100             | 1070             | 334            | 牧        | 匈奴族                       |
| 車師前國   | 交河城  | 吐魯番西          | 700<br>(1500 餘) | 6050<br>(4 千餘)   | 1865<br>(2 千餘) | 農        | 原名姑師，公元前 60 年建            |
| 車師都尉國  | 高昌   | 吐魯番東高昌遺址      | 40              | 330              | 84             | 農        | 公元前 60 年由姑師分出，後併入車師前(即高昌) |
| 狐胡     | 柳谷   | 吐魯番西北面之克魯沁    | 55              | 264              | 45             | 農牧       | 東漢時為車師所滅                  |
| 車師後國   | 務塗谷  | 吉木薩爾南         | 595<br>(4 千餘)   | 4774<br>(15000)  | 1890<br>(3 千餘) | 牧農       | 公元前 60 年建                 |
| 車師後城長國 |      | 奇台縣北          | 154             | 960              | 260            | 牧農       | 後併入車師後                    |
| 郁立師國   | 內咄谷  | 吉木薩爾          | 190             | 1445             | 331            | 牧        | 同上                        |
| 卑陸國    | 乾當谷  | 阜康縣           | 227             | 1387             | 422            | 牧        | 同上                        |
| 卑陸後國   | 番渠類谷 | 阜康縣東北         | 462             | 1137             | 350            | 牧農       | 同上                        |
| 劫國     | 丹渠谷  | 烏魯木齊北         | 99              | 500              | 115            | 牧農       | 同上                        |
| 東且彌    | 兌虛谷  | 烏魯木齊          | 191<br>(3 千餘)   | 1948<br>(5 千餘)   | 572<br>(2 千餘)  | 牧農       | 東漢時併入車師後部                 |



| 國 名              | 都 城                   | 地理位置<br>(今地名)                                                             | 戶數            | 人口數          | 兵數              | 經濟<br>體系 | 備 註                                                   |
|------------------|-----------------------|---------------------------------------------------------------------------|---------------|--------------|-----------------|----------|-------------------------------------------------------|
| 單桓               | 單桓城                   | 昌吉                                                                        | 27            | 194          | 45              | 牧        | 西域最小國                                                 |
| 西且彌              | 于大谷                   | 呼圖壁之西                                                                     | 332           | 1926         | 738             | 牧農       |                                                       |
| 烏貪<br>訾離         | 于婁谷                   | 瑪納斯                                                                       | 41            | 231          | 57              | 牧        | 西域第二小國                                                |
| 烏孫               | 赤谷城                   | 東至瑪納斯、<br>西到巴爾喀什<br>湖以東以南；<br>伊犁河流域，<br>南至伊塞克<br>湖，納林河流<br>域，北到塔爾<br>巴哈台山 | 12 萬          | 63 萬         | 18 萬 8<br>千 8 百 | 牧        | 西域第一大<br>國。公元前<br>53 年分大小<br>二部。本塞<br>地；有塞種、<br>大月氏種。 |
| 烏秣               | 烏秣城                   | 今坎巨提地區<br>(克什米爾<br>北)                                                     | 490           | 2733         | 740             | 農牧       | 民山居壘石<br>爲室                                           |
| 難兜               | 王治，去<br>長安<br>10150 里 | 帕米爾巴達克<br>山及瓦罕河流<br>域                                                     | 5000          | 31000        | 8000            | 農        | 西域第五大<br>國；漢時屬罽<br>賓                                  |
| 西夜<br>(一名<br>漂沙) | 呼犍谷                   | 葉城西部、莎<br>車、葉爾羌河<br>上游、喀喇昆<br>崙山                                          | 350<br>(2500) | 4000<br>(萬餘) | 1000<br>(3000)  | 牧        | 東漢時併入<br>莎車、屬羌、<br>氐                                  |
| 子合               | 呼犍谷                   | 帕米爾高原、<br>小帕米爾東部                                                          | 350           | 4000         | 1000            | 牧        | 同上，《漢書》<br>誤與西夜同<br>爲一國                               |
| 德若               | 去洛陽<br>12150 里        | 小帕米爾西境                                                                    | 百餘            | 670          | 350             |          | 僅見《後漢<br>書》                                           |
| 蒲犁               | 蒲犁谷                   | 塔什庫爾干縣                                                                    | 650           | 5000         | 2000            | 牧        | 氐羌                                                    |
| 依耐               |                       | 帕米爾(塔什<br>庫爾干南部)                                                          | 125           | 670          | 350             | 牧        | 屬羌；與子合<br>同俗                                          |